

李占恒

铃兰花，白白的，小小的，象一串铃铛儿，风儿一吹，悠来晃去，但能嗅到清甜甜的气味儿，还似乎听到了那钟儿似的撞击声呢。不知为什么，当席仲明看见悄悄开放的铃兰花儿，就要想起那些默默劳动的养工。

席仲明喜欢铃兰花儿，佟素琴也喜欢铃兰花儿，要不怎么会给女儿取名叫铃兰呢！他俩希望女儿象铃兰花儿，既脱俗，不管是沃土，还是贫瘠，都能生根、开花，壮壮实实，小巧，梅敏也喜欢铃兰

的地步：“铃兰，是芬兰国花，西方歌剧院装饰着芬兰浮雕，芬兰湾的彼德哥夫皇

宫里有铃兰种植园……”他任思绪飞腾，直到前方出现熟悉的地标，一棵歪脖子树、一座小桥或一个路标，他才赶紧把思绪收拢，考虑面临的工作。现在，他正考虑农场的木耳园子——四连

的木耳园子。他先想到马上要见面的人，和以前不一样，当营长时，站在队伍前面看的是一个个的战士，现在当团政委，他要想到的是一个个的人，至今席仲明也搞不清楚为什么省军区司令员来了一趟便让他改了行，其实司令员只听了关于席仲明的两件事：

有一个排长结婚三年，爱人没生孩子，爱人第四年来队住满了一个月

小说选

例 序

金河

据说，荆轲刺秦王没能得手，主谋燕太子丹见势头不好，逃到了辽南。辽阳附近的太子河因此得名。河不大，还经常闹水灾。就算这事是真的，同中原、沿海比，东北地区也开发较晚，传统文化的积淀不很丰厚。在孔夫子率领他的门生为儒家学说奔走呼喊的时候，东北还是一片阒然的文化旷野。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中国传统文化向东北辐射、扩散的进程。东北文化的躯干依然是中原文化。

东北地区少一些传统文化的沉积，也少一些传统文化的禁锢，增添了一些传统文化中少有的东西。在中原传统文化向东北扩散的同时，女真人、契丹人、高句丽人、蒙古人以及其他生活繁衍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干戈和玉帛的不同方式投入了创造东北地区文化的历史长征，并数度入主中原。后来，它们失去了盛世雄风，留下了渤海遗址，高句丽古墓，中京辽塔，萨尔浒古战场和努尔哈赤的福陵。除了这些夕阳残照中的古迹还有什么？几百个难认的契丹文字、格登格登的木底鞋和旗袍；或者是民俗学家感兴趣的别的什么遗风？我想不是。我以为少数民族对东北文化的宝贵贡献最重要的部分是隐形的。由于隐形，所以常常被

人忽略。这就是民族的心理、气质、个性和观念。剽悍好斗，勇于冒险，不拘成法，善于吸收，坦率相豪，也有刁滑懒散。永久地浸润东北大地的这些文化成分给东北文化增添了可贵的力度。

移民也是东北的历史功臣。这些关内的饥民和流放犯算不上英雄豪杰。“闯关东！”难得一个“闯”字。没有点冒险精神，没有“豁出去”的气概，是难以在这荒蛮而神秘的土地上创业生根的。直到今天，白胡子老爷爷的永久话题也是一根扁担两只筐的开拓史。

今天的东北是一个生气勃勃、蕴藏着巨大潜力的东北。它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几乎它的所有经济部门都代表着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历程。它为东北人表现个性提供了世纪舞台，也为东北文学提供了令人着迷的原材料。

文化是文学的土壤。未见文学的参天大树从文化的不毛之地长出来。但文化准备并不完全决定于历史的长短。世界上不少没有悠久文化传统可供夸耀的国家和民族，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现代文化，包括杰出作家在内的科学文化天才密如繁星，使人眼花缭乱，趋之苦。……

历史的，现实的，文化的，经济的，人文的，自然的，文学的，非文学的——不管从某一个角度看，还是从综合条件看，东北的作家不应该有弗如之叹，不该自卑，东北有条件创造出壮盛的文学局面，有条件出现众多的一流作家和作品。

在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十年中（1976—1986），东北地区的文学有了历史性的进展。一些早就饮誉文坛的老作家不断有新的突破。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带着虎虎生气走上文坛。更大一批人正在狼劲擂响文学之门。我们有理由为此欣然，但也有必要自省——我们还没有达到本来应该达到的境界。

更新观念，开阔眼界，广采博收，交流借鉴，深入生活，改善体制，落实政策……文学本身的，文学以外的，个中原因和对策可以举出千条万条，条条都有道理，差不多都“放之四海而皆

准”，没说的，认真努力就是了。

但是，在这千条万条中，有一条是要经常注意的：创作主体的心态问题。我总觉得我的许多同行在创作和竞争中缺少必要的自信。我们靠爬格子吃饭，做梦都在爬，但又常常把自己当做文学殿堂的不速之客。有如小女子不得不击响大老爷堂前的皮鼓，在噶噶咧咧的堂号声中低眉顺眼、颤颤微微地来到堂前，一面“启禀大人”，一面心里嘀咕：“大人允许吗？这样说行吗？会不会挨板子？”文学殿堂中有成就大小之分，却没有老爷与小民分别。进入文学殿堂的人都应该有“王朝马汉开道”的气概。我非常欣赏杨大群同志的一句名言：“往写字台前一坐，我就是托尔斯泰！”充分自信的人是幸福的。我常常犯自信缺损症。

自信，不能理解为占山为王，夜郎自大，自吹自擂，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这里充塞着狭隘、无知和盲目。搞文学艺术的人几乎没有哪一个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好的，更有甚者简直容不得别人的批评，面对好听的话又过于沾沾自喜。这不是我羡慕的自信。相反，我觉得这可能是缺乏自信的症候。只有缺乏自信的人才过于看重别人对自己的反应。

作为一种可贵心态的自信是一种强韧的主体意识，即认识自我和现实自我的意识。它要求自己对自己投信任票，相信自己的才干和潜能，对自己选择的合理性与成功坚信不移，并努力调动自己的全部条件去实现。不到黄河不死心，到了黄河也不死心，要跨过去。没有船，乘羊皮筏子；没有羊皮筏子，就游泳；不会游，可以现学。相信自己能学会，因为在母亲肚子里就演练过。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要做到不去鼓掌喝彩晕头胀脑，也不为蜚语蛙鼓拂乱所为。

虽然自信是一种心理状态，但它的效应却远远超出了精神、心理的界限。古人云：人皆可为尧舜。这里讲的是道德实现。尚把尧舜当作有本事的大人物，这个判断也同样成立。人的潜力简直大得惊人，不亚于原子核。据西方有关学者研究，一个人勤学

苦练、宵衣旰食干一辈子，自己的潜能也只开发了区区百分之四！倘把人的潜能比作核能，那么自信就是轰击它使它发生裂变的高速粒子！现代心理学家证明，信心不但能使人增添聪明才智，还可以改善人的气质、风度，使人的声音变得圆润悦耳，眼睛变得明丽迷人，甚至体型也会变得健美多姿。神了！倘若我们这些作家能多一些自信和强者意识，少一些自卑和犹疑，也许我们就干得更漂亮一些。

当然，文学中的许多问题也不是作家的自信能全部解决的。出书难，就是一个不大不小、不大好说又不能回避的烦人问题。跟外国同龄作家比，中国作家的作品大都偏少。过去，非文学的东西对作家侵扰太多，政治运动搞得人如惊弓之鸟，大批判，天天读柴米油盐酱醋茶，穷于应付，疲于奔命，所以坐在写字台前的时间少得可怜。现在，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了，或者开始得到解决，可是这惨淡经营，写出书来出不了，不是也够糟心的？也许这是中国作家天生的苦命？

不能出版，先放在哪儿，“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倒是好主意，但前提条件是作家们须是先富起来的万元户，不然老婆孩子都不会让你继续去创造废纸。走俏的书有两种：一是发行量大、有经济效益的通俗小说，二是有较高文学价值、能给出版社带来声誉的名家杰作。但是，这两类作品又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达标的。作家谁不想把作品往好里写？大文豪也不是字字珠玑，篇篇锦绣，何况一般？

自信不能在云端产生。成果往往是自信的培养基。哪怕一颗天生的自信的种子，自信的结果总化作一缕青烟，自信也会枯萎。就算你的自信象钢丝一样坚韧，总是用失望的锤子敲它，也会脆化和断裂。金属也会疲劳。我们编辑出版《千山文库》，就是为分会作家把创作成果变成社会财富聊尽绵薄。希望此举能保护和增强作家们的自信。

在《千山文库》的编辑出版中，得到了解放军出版社的诚挚

扶助。无论作者或读者都会感念此种远见和功德。

1988年4月

序

宋克达

这是占恒同志笔耕二十余年的精华——他在六十部中短篇小说里遴选了九部，结集献给了我们。

选集以艺术的轨迹记录了占恒同志的生活历程，展现了占恒同志的创作成果：这里有战争风云，有和平景象，还有由临战进入和平的转弯岁月；有我军的将领，有队列中的士兵，还有国民党战犯，赫哲族同胞，速度滑冰运动员……题材之广，人物之众令人目不暇接。据说占恒同志非亲临不能命笔，非相熟不为立传，对这我很赞成。占恒同志十八岁高中毕业，旋即应征入伍，二十七年无一日脱离军队。是军队丰富的生活为他提供了创作源泉，是军队的精心培育使他成为了作家。这使我想起一句军人对军队的赞誉：军队是一座大学校。占恒同志在这座大学学校里不仅学了军事，学了政治，还学了文学。

战争年代我军造就了一批优秀作家；和平时期我军又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家，随着历史的发展必然还会有更多的优秀作家诞生在军队这个行列。这是为我军的宗旨和她所独具特色的生活所决定的。

就创作而言，军队的创作客体极其丰厚，这对创作主体无疑具有极大的推动和扶助作用。我军由创建到成长壮大经历了无数次战争，曾与中外无数的对手进行过殊死的较量，诸多闻名于世

的战役，诸多名垂千古的英雄，以及包容在战役之中，又独立于战役之外的大大小小的战斗，那些既是普通士兵，又蕴含着英雄特质的万万千千的人物——它们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的富矿；他们是前辈作家未能尽笔，今天，乃至将来作家仍可以大力雕塑的文学形象。即使是今天——和平时期的军队生活也是极其丰富的，尤其是处在大变革之中的军队，她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承受着国家变革的巨大的冲击，诸多的矛盾暴露出来了，诸多的新鲜事物涌现出来了，诸多的时代人物跃上了军队建设的舞台。军队作为激荡变革时代的一个独特的集团，她要求军事文化在时代的际遇中扬弃、更新和发展，作为军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军事文学也必然要在时代的际遇中扬弃、更新和发展。这是作家的责任，这是作家的福份。今天的军队生活为作家又提供了一方沃土。当然这并不排斥军队作家对军队之外生活领域的涉猎，因为军事文化包容在民族文化之中，民族文化的兴衰决定了军事文化的涨落。

我军历来重视文化建设，对文艺战线的能工巧匠一直有纳贤和扶新的传统。象占恒同志这样一些在队列中生活的普通士兵，就是在军事文化的熏陶之中，经组织之手扶上文坛，写出了作品，成为作家的。军队这方沃土对她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厚爱的，我希望她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这方沃土上争奇斗艳。我也愿做这方沃土上的一名园丁。

这本自选集里占恒同志没有选入八〇年前的任何一部作品，也没有在小传里历数自己的作品受到的奖励，可见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干事业的人非严以律己是不成的。占恒同志定会取得更大成绩。

1989年4月15日

注：本序作者为沈阳军区政委，中将。

目 录

例序.....	金 河
序.....	宋克达
界江岛.....	1
将军会.....	11
沿着滑雪板的辙印.....	23
国手和辣白菜.....	69
主旋律以外的进行曲.....	81
元旦那天——春节这天.....	128
钱百如从军记.....	187
一次例行的巡视.....	200
夜的反省.....	257
后记.....	268

界江岛

我们叫她茅草岛，他们叫她科拉西维岛，她是我们的岛。从前茅草岛住着我们的边防军，不久前我们的边防军撤离了，现在哨所建在陡峭的岸上——一座高高的瞭望塔，遥望着江中那小小的一方土地。

团长章斌生上校刚从“山猫”越野车上下来，哨长刘文少尉便向他报告了一个情况，为了使报告形象、生动，少尉边说边引导章斌生登上了瞭望塔，并且殷勤地把那架高倍望远镜调整到需要的位置上：“团长同志，您看——”。

少尉自顾自地说着，章斌生却没有贴近望远镜，而是走到栏杆旁，举目远眺，少尉的话只做了影视画面的旁白：“您看岛上那片最大的茅草地……”

茅草岛，一片放大的榆树叶子似地呈现在章斌生的面前，虽然陆上林子里的达子香已经开得大红大紫了，但是黑龙江尚未解冻，江道上覆盖着冬的积雪，积雪的江道给春的小岛镶上了银白色的边儿。小岛的积雪无疑是被暖烘烘的太阳融掉了，露出了她的秋的本色：黑油油的耕地一垄挨着一垄，象吹皱了的江面，一浪推着一浪直推向天际；那黑土地的间隔带便是茅草地，金黄的茅草在风中摇曳，似有万般的獐狍野鹿在那生命的源地里拥动，拥动着，摇曳着，拥出一栋红房子。红房子红得发光放彩，在那神

话般的优美的境地里拥出生灵，两个，在跳，在跑，在嬉戏。人，肯定是我们的人。章斌生这样断定是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统领四百公里边防线的军事主官，而且还作为国家边境管理的官员多次越过界江，在对方领土上会晤。章斌生熟悉我们的，也熟悉他们的边情。只有我们这里如此的自由，自由到了不受自然的、法令的、礼仪的约束。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这个少尉呀，神经过敏。

“几时发现的？”

“十五时三十二分。”

“四合屯有上岛作业的通告吗？”

“没有。”少尉详尽地说明，“江这面的冰道呈半融化状态，船开不了，车走不了。老乡的粪肥冬天运上去，只等跑完冰排才上岛开犁、播种……”

那茅草地的人影停止了运动，重合为一个肌体。“现在他们在干什么？”

“在找窝子，整网具，准备打鱼，捞木头。”少尉觉察到所答非所问便陡然住了口。

“我要上岛看看。”章斌生漫不经心地说。

少尉有些慌乱：“您怎么能去？”

“我怎么不能去？”章斌生明知故问，他应当知道，他，上校，一团之长是不易轻装简从登岛的。

“那，我再派一个战士吧。”少尉心中依然忐忑。

“你不是已经派了吗？”上校指了指瞭望塔当班的哨兵，然后径直循着螺旋式的塔梯下去了。

章斌生登上了茅草岛。

是职责所驱使吗？未必。前年冬，这个驻扎了十九个年头边防军的江心岛偃旗息鼓撤掉了，说是叫“防务调整”，但是在军人的眼睛里如同撤退、放弃、龟缩——毫无疑问茅草岛在将军们的眼睛里失宠了。一种被冷淡的寂寞困扰着每一个在边防服役的

军官和他们的士兵。章斌生有其难以排遣的痛苦，入伍前他是外语学院的俄语助教，在水龙头与铁斧较量，柞木棒子与桦树条子相对峙的年月，他毅然弃教从戎，成为将军们动员士兵保卫边疆的模范人物。他先在这个岛当了一年兵，而后是管辖这个岛的军官，一级级，二十年。“Убирайтесь！”※那时他教他的士兵喊着这句口号，喝令对岸的装甲车、巡逻艇滚回去。可现在，是我们自己的将军下命令，我们自己的士兵打起背包、夹着枪从茅草岛“Убирайтесь”了。不久，他也要“Убирайтесь”——转业。也就是说这是最后一次全境巡视。

茅草岛，那已经融掉了积雪的黑土地松软得如同散沙，脚踏上去便印上一个深深的窝儿，但不会是沼泽地的境遇，当黑土淹没了章斌生的脚背儿，再往深踏便是石板一样的感觉了——那是冻土层。因此章斌生没有受到踏空失落的袭扰，步履坚实地迈着步子……登上了岛的楞坎。

茅草岛不算大，也不算小，瞭望塔居高临下可以瞥见岛的全貌。但是身居岛上，由于见不到那隔断土地的水系，便感觉不到这是岛，而错以为这是大地的连绵，立时一种融入感油然而生。此时章斌生被暖和的地气熏陶得晕晕乎乎，身子懒懒的，真想一头扎到茅草丛里睡上一个好觉。呵，多情的茅草叶拂弄着他的衣裤，不让他沾上黑土地的粉尘，末了又女人似的懒儿巴唧地缠着他，不肯让他挪步……陡地章斌生打了一个趔趄——这是他的眼睛突然触及红房子引起的神经痉挛，至使他忽视了面前的茅草是长在散兵坑里！身子陷下去了，踩倒了一簇金黄的茅草，茅草白净的根翻露出来，那冒着凉气的新鲜的泥土掩着一颗茁壮的种子，不对，哪里是种子哟，分明是一颗裹着泥土的子弹……

哒哒哒……一梭子，冲锋枪；哒哒哒……一梭子，冲锋枪；……到了晚上，排长集合队伍，从排头到排尾询问着：

※ Убирайтесь：俄语，走开、滚出去的意思。

“你，捡到几颗子弹？”

“三颗。”

“你？”

“一颗。”

“你？”

“两颗。”

“你——助教？”

“我……”陡地章斌生感到手痛——临近的山东老兵那只小簸箕似的大手把他那冻裂的手攥得很紧，很痛。战士是不允许在队列里呲牙裂嘴，乱说乱动的。他稳下神来体会着，手背也有了一样东西，沉，很沉，种子？什么植物的种子？半晌，他轻声细语地说：“报告排长，我这儿也有一颗。”

“好！”排长瘦削的面孔顿时被愤慨胀得胖了、红了：“今天，他们向我们射击了三十六发罪恶的子弹！助教同志，给我用本记着，再打个电话上报连部！”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不久，我方升旗要求会晤，向对岸提出了强烈抗议……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待业的青年……”是儿子篡改了歌词的那支迪斯科乐曲。是一对男女在舞蹈。对于边防军上校的到来俩人不予理会，音乐依旧在响，腰肢依旧在扭，这就叫陶醉吧？转瞬间，这对年轻人给予章斌生最高的礼遇——他与她绕着上校跳起来，欢迎上校与他与她一起舞蹈……是不是要吼一声“严肃点”？当两张年轻的面孔从披散着的长发中呈露出来了，并且竞相绽开讨人喜欢的笑容时，章斌生犹豫了，假如这会儿乱吼乱叫那是非常非常不合时宜的。“你俩跳吧，我不会，你俩跳，你俩跳！”上校把“Убавляйтесь”咽进肚子，允许两个陌生的男女在界江岛上纵情欢乐。

终于停止了舞蹈，两人走上前来，向章斌生鞠躬施礼：“解放军叔叔，请！”女的敬上一支烟，男的揪着了打火机。

喜烟，章斌生明白这是婚典上的礼节。这是不容推辞的，于

是他接过了烟，点着了火，随着烟云的吞吐，章斌生与他与她聊起了家常嗑儿：“是到这儿旅行结婚？”章斌生瞥了一眼依稀可辨的四合屯，“有亲戚在这屯子，还是有朋友？”

“没有，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男的说。

“我们呀，”女的娇嗔地将身子一旋，旋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然后说，“是爱神——陀螺指引我们到这儿来的！”她见章斌生疑惑不解，便解释说：“我俩家住哈尔滨，自然不愿再在哈尔滨度蜜月；北京，冲着首都咱愿去，但是那儿的人欺生，说话拿腔拿调的，烦人；庐山、杭州景致虽然不错，但是游人太多，连照张相都得设道防线，扫兴。上哪儿去呢？出国，咱中国人还没到那份儿上，再说咱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哪能没有一块好地方呢！”

“于是，”男的接过话头，得意地说，“我俩就削了一个陀螺，在陀螺的大肚子上画了一个红箭头，用手一旋……陀螺停下来，箭头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

“哦，陀螺……”

助教来到了这里，上校又将奔赴哪里？旅游开发公司？

一日游很兴隆，对方的游客络绎不绝；我方的游客日趋踊跃，已经排到五百天以后了。由于人种与文化截然不同，加之两个邻居好好坏坏的历史，于是从前可望而不可及的两个小城便强烈地吸引着我们的、他们的游客。

一天，章斌生在口岸检查工作，在对方的游客里他发现了他的早年的对手——巴甫连柯少校。他退役了？只见西服，不见戎装，满面春风。那会儿巴甫连柯也象现在这样瘦削，大沿帽的帽遮儿低低地压着，显得目光十分阴冷，鼻子更加尖利——格里高利，他忽然想起《静静的顿河》那个一会儿红军，一会儿白军的主人公；那会儿，章斌生没有现在这样粗壮，挺匀称，挺周正的，虽然肥大的军装难以显露他那上好的身架，但自我感觉相当不错——雕像，他心中有一个榜样——天安门前的哨兵，而天安门前

的哨兵笃定是仿效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雕像的。

与巴甫连柯少校第一次打交道是接收一具尸体——我们淹亡的渔民飘流到了对岸，他们捞起来，送了过来。一个例行的小小的涉外事务搞得相当郑重：长官对峙，巍然不动。士兵在操作，按着预演的程序老实地走着过场。尸体蒙着一尘不染的白布卧在墨绿色的担架上，四个苏军士兵抬着……士兵军容严整一丝不苟，即便汗流如水，汗水又召来嗜血的瞎虻，也无一人去擦拭，去轰赶。几乎没什么两样，四个中国士兵也是严整的军容，统一的步伐。烈日、瞎虻对这一方天地的两国军人一视同仁。然而中国士兵还是多了点什么：苏方士兵蒙着几乎罩住了整张脸的白毛巾，中国士兵则裸露着眼、鼻、嘴巴，然而依旧不乱方寸、不增添任何多余的动作抬着那具夏日的尸体，在对手的注目下，行走好长好长一段路，消失在茅草丛里……章斌生注意到巴甫连柯少校与他的士兵那不寻常的神色，就为这不同寻常的神色，他决意嘉奖他的士兵。嘉奖令写道：“在这场没有武器的较量中，四名同志大振了我军的军威！”……“谢谢！”虽然章斌生是俄语系的助教，但照章办事，他依旧把声明、抗议，以及礼仪用语、日常会话通过翻译送给巴甫连柯少校……

蓝眼睛、灰眼睛、黄眼睛，一双双欢乐的眼睛越过游艇的挡板，跳跃、闪烁……巴甫连柯迫不急待伸过手来，不，是舒展双臂扑过来了——章斌生迎了上去，中国人不习惯直露自己的感情，但章斌生那混乱的脚步、颤抖的手已显露出他十二分的热情，两人扑到一起，紧紧地拥抱，俄语、汉语：“您好”、“Здравствуйте”※——两人都熟练地操着对方的语言，毫无顾忌地说，淋漓尽致地讲。

此后常常有对岸的游客带来巴甫连柯对章斌生的问候，还有××斯基，×××夫，上了岸，就嚷着“章”、“章”。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俄语，您好。

——“章团长，难得呀，我们要您了！咱们边境旅游业还要大发展呢，一日游不过瘾，接下来咱们和他们搞三日游、五日游。”三十岁的旅游开发公司的经理相中了章斌生，乐意要上抄做他的副手。

哦，陀螺——

恋人是排他的，此时茅草岛不应当有第三个人在场。过去岛上还有几条狼，后来挨了枪炮，不知是游到了他们那岸，还是我们这岸。听不到狼叫，看不到狐狸的蹄印儿，只有天上的归雁和草丛中的啮齿类小动物。假如二十个月前，这里还有一个排，三十几个士兵。眼前唯有一座红房子。放眼望去，红墙白顶的小楼沐浴在桔红色的晚霞之中，与金茅草、白云朵交相辉映，呈现出一派怡静和谐的田园风光。

“大叔，那房子里住着解放军吗？”男的试探着问。

“丢弃了，一座空房子。”

“这么美的风景，这么漂亮的房子，怎么舍得丢掉呢？谁丢的？”女的十分遗憾地问。

“我们。军人就是这样坚决地执行命令，百万大裁军。”章斌生直言不讳地说。

章斌生为他俩引路，进入了红房子。撤下去的时候刚竣工，现在依稀可闻桐油和松木板的芳香，沾着桐油的刨花光凝在水泥地面上。地上增添了一些烟屁股，那是种田、打鱼的老乡在这里歇息留下的。一楼是兵舍，二楼是活动室，楼顶平台安置电视机天线和太阳能电池板。还有一间临时来队的家属房，双人床还在！宝蓝色的铁床，淡黄色的蒲草垫。想到它的使命是托载着柔情蜜意，章斌生便想起身后的一对新人。他不由自主的回转身子——又马上回转过来，他后悔不该回头。

“大叔，我们能住这里吗？”男的问、女的巴望着。

看来他和她喜欢上红房子了。章斌生十分开心，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对方产生了误解。

男的说：“我们付钱，一宿二十元怎样？嫌少？三十！若能提供一套干净的被褥再加十元，再能供应菜、粮，再加……”

她、他，把他的红房子当作旅馆了！章斌生愤怒了，他想吼“Убирайтесь”，这是营房，哨所！然而兵呢？武器装备呢？到了嗓子眼的话又咽进了肚子里，浪在心底奔涌……

“噢，怎么多出来一间小屋？”营房部的处长在登岛视察施工中的红房子时发现了问题。

章斌生平和地答道：“这是一间临时来队的家属房。”

“图纸上有吗？”

“没有。”

“谁……决定的？”处长言语中的空白是“擅自”两个字。他没说明，是给责任者留了面子。

然而责任者不以为然地说：“我决定的。”

“你，你怎么可以擅自……”处长终于恼火了。他鄙视这位团长。然而正是他的鄙视唤起了章斌生的愤懑。

“我从守岛部队的实际需要出发，既然号召‘以岛为家’，咱就把她建设得齐备些、舒服些。茅草岛是个独立哨，排长、超期服役的老战士探次家不容易，爱人、未婚妻来队要进屯找老乡家借宿，非常不便，还要一宿收费二元五，他们负担不起！”

“该团长为了局部的利益擅自改变上级规定。”至今章斌生还背得出那份通报批评。全团上下，以至他的妻子、孩子无一不认为军分区副司令员一职的易人与此不无关系。家没能搬进城市，儿子唱歌给他听，“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待业的青年”。

哦，陀螺……难道我的红房子兵舍只配作旅馆吗？或者换一个文雅的名字，叫“度假别墅”；再不，浪漫一点，叫她“情人级的幽会小屋”，还要我那未来的旅游开发公司来经营她……

“好吧，能叫我看一下你们的结婚证明吗？”章斌生突发妙想。许是这一瞬间他想起暑期探亲，路过北京，住旅店，服务员要他和妻子的结婚证明。当时他机智地指了指身旁的儿子说：